

新小說

中國女偵探

商務印書館
印行

994728

新
小
說

中國女偵探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著作者

陽湖呂俠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橫浜橋西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京師 奉天 天津 開封 濟南 太原
漢口 長沙 重慶 成都 廣州 福州

(中國女偵探)
(每本定價大洋叁角)

中國女偵探

血帕

黎采芙女士曰。余世居毘陵郡中之局前街。是處名流薈萃。爲合城之中心點。第宅宏敞。規模整潔。予故居而樂之。古人云。千萬買鄰。予之居宅。實不啻有此勝概也。予年才十八。予父母年皆五十矣。有一姊。他無兄弟。故父母皆奇愛予。予少有僻性。凡女紅酒食之屬。皆予所不好。所好者。惟讀書耳。生長閨中十八年。常藉吾姊之教。姊性沈默。尤明慧多才。於學無所不窺。頗以學業名於時。予年雖少。亦追隨吾姊。與郡中諸名流相角。遂於學多獲裨益。下筆成文章。每爲朋儕所歎賞。去年春。予姊嬰肺疾以卒。此實予生平最不幸之悲運也。今春爲予姊掃墓。有詩二句云。覆載深恩知己感。不堪并到寸心時。可以見其梗概矣。

~~謝~~姊祖謝後。予益復無聊。覺茫茫六合。此身遂孤。幸與從妹鋤芟相處。略解岑寂。鋤

年相若。少予僅一歲耳。故自幼共嬉戲最久。相得甚。

鋤芟名小元。其性質與予頗異。雖亦讀書而不甚好。惟好習武事。馳馬試劍。無弗能。予友李薇園女士。實予妹之導師也。今歲八月十五夜。予與鋤芟置酒。招李薇園。凌絳英。秦捷真。慧真。四女士飲。而予此一卷新奇之偵探譚。遂不得不託始於中秋一杯酒。豈不異哉。

是時予抱病新愈。驟出戶外。吸新鮮之空氣。對明月。飲美酒。與良朋共談笑。樂何如之。

座間各縱談諸種新小說。以爲快。予曰。中國小說之美。不讓西人。且有過之者。獨偵探小說一種。殆讓西人以獨步。此何耶。豈中國偵探之能力。固不西人若歟。薇園曰。否。否。以吾所聞觀。則中國人於偵探之能力。固有足與西人頡頏者。盡請爲予述之。於是衆乃肅然靜聽。

薇園曰。予之歸鄉園也。今才五年耳。五年以前。予固猶在吾父祥符縣任所也。吾父

之爲祥符縣尹也。視事甫三日。而出一奇案。然吾父之所以得能更名者。實亦以此。開封有南北土街者。繁盛之區也。街前有一煙館。名長壽室。爲安徽之祁門縣人吳飛保所設。飛保年五十四矣。有一妻符氏。年四十三。二女。一名阿莊。年十五。一名珊保。年十四。此距今九年前事也。是年二月初六夜。二女忽同時自戕。

初七日早九點鐘。吾父往驗屍。見二女以一繩之兩端。同時自行勒斃。此繩計長六尺七寸八分。有奇。乃一極粗之麻繩也。最可異者。死者各著一青布之夾衣袴。其裏係白色。表裏皆極整潔。宛然新製。詢之飛保夫婦。則云。此青布係居相國寺前。爲人傭工之米有才之母所贈。彼二人自行製成者。以其新。向不甚服也。今夜不知何故。忽易此衣而死。則其爲蓄意自戕之證。一旦室中諸物。布置亦極整齊。鏡奩筆墨。無一物離其位置者。卽几案亦淨無點塵。據此可知死者臨命以前。必曾將各物整齊一次。不然。安能位次精整若是。此其蓄意自戕之證。二合此二者以觀之。則知此二女之死。必有萬不得已之苦衷。蓄之已久而決然自戕於此。一旦者。若謂有人焉。實

謀斃之而故爲是以眩其迹。則二女喉間之軟骨初不盡碎。其爲自勒而非被勒。又明明與我以左證也。

據理以度之。以此二青年之女子而至於自戕。其姿色又殊不惡。則爲常情所易疑者。必有一字焉。曰色。夫既據此一字以爲推度。則必有二途焉。曰男女相慕事不獲成而死者。曰爲人所逼迫非其所願不得已而死者。由前之一問題歟。則可以一人死而不必以兩人死。何則。此等事非兩人所能共爲。故既非兩人所能共爲。則必無兩人同死之理。由此觀之。毋甯謂爲出於後一問題爲近。

既出於後一問題矣。則又有一至重要之疑問。隨之而生。曰此二女子果爲何人所逼迫而死也。據鄰近各戶之報告。咸謂以耳目所聞睹。實無逼迫此二女子之人。然其言殊不足信。或迫之者而出於密謀。或鄰近各戶之畏事。雖有所知而不肯言。俱未可知。然謂其出於鄰近各戶之畏事。歟。則禁其不宣。諸官長或吏役之前。可也。禁其不宣。諸親朋之間。不可也。以如此奇異之事。而謂舉鄰近數十家之人。能悉爲一。

人守祕密焉。無是理也。謂出於迫之者之密謀歟。則此二女子又何從知之。而其謀又爲何等謀。其人又爲何等人。此亦一亟當研究之問題也。

於是有疑及飛保者。曰。飛保夫婦之口供。雖云此二女實爲其所親生。然其言亦殊不足信。彼南北土街上之衆口。其誰不知之。僉云飛保實非善類。其不見有何劣跡者。實自近六七年以來耳。方十年前。彼曾流寓山東。時值齊地飢荒。飛保乃出資購貧家女。轉售之以獲利。卽彼之開設煙館於此也。亦僅八年。八年以前之事。固非豫省人所能熟知。則此二女爲其所親生與否。尙未可定。而以飛保之滅天理而窮人欲也。或翼而長之而豔其色焉。未可知也。果如是。則其間委曲外人又烏得而知之。此其說亦頗近理。

雖然。踵此說之後者。則又有一疑問起焉。曰。長壽室之煙館。僅兩大間。而劃爲四小間。其前二間較大。則煙客之所橫陳也。其後二間較小。則一爲飛保夫婦之所居。一卽二女之所居也。其左鄰。則一成衣店。爲崔姓者之所設。其右鄰。則一寡婦王氏者。

挈一子之所居也。其居之湫隘如此。使飛保而苟有強暴之行焉。則雖甚秘密而必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爲其所由來者漸矣。觀二女之蓄意自戕。則情殊不類彼固非世家巨族深閨密院。又安能爲所欲爲而使。人莫之知也。今舉一河南省城中茶寮酒肆。議論是事之紛紛而未嘗有一語疑及於飛保者。則其說之遠於情實。亦可知已。

夫如是。則此案情乃益入於疑難之域。雖舉世界唯一之大偵探家。當此吾知其無少躊躇而呼曰難。難。難。

雖然。難矣。然天下到底無不可辦之事。於是據最近偵探之所得。可爲是案之佐證者有四事焉。

一距此案出現之前四日。卽去年之十月。曾有一少年飲於吳飛保家。飛保使其長女阿莊爲之斟酒。斯時少年已薄醉。因樓其腕。欲使之近己。女駭極。哭叫。飛保竭力排解。少年因遷怒飛保。與之鬪毆。然弗勝。少年遂痛罵而去。去後迄今

不復來。

一今年正月十八夜。飛保夫婦。因事外出。屬二女謹守門戶。善伺來客。然珊保出外遊戲。迄晚始歸。阿莊因只一人。照料未及。而飛保房中。失去銀首飾三事。爲符氏之物。其一爲銀如意。一手鐲。一壓髮針也。飛保歸。疑其友胡某所爲。蓋惟胡某爲飛保之熟人。來吸煙時。嘗入飛保之室閒談。使是時。矚室中之無人。而入其室焉。卽遇人。人亦未必疑其爲行竊也。是役也。飛保嘗撻其二女。二女忿。不食竟夕。然明日卽亦如常。

一初六夜。飛保之妻哭其女。飛保呵之曰。汝癡邪。彼豈汝所親生邪。此語聲雖甚微。然已爲隔牆之崔成衣所聞。

一阿莊珊保。初不甚向人家往來。惟與米有才之母。往來頗切。有才之母。已於二月初四日死。有才因殯資無著。卽一棺亦出賒借。遂於初五日下午。告貸於戚串。

薇園述至此。而慧真忽叫絕曰。得之矣。得之矣。薇園停箸而問曰。得之矣。將若何。慧真曰。此二女子者。必非飛保夫婦之所生。故其家庭之間。情不甚相浹。然其二女亦必自知之。何以知其自知之。卽於其情之不甚相浹。知之且飛保之二女。必與米有才。有才。有情。故平素無甚往來之人。而獨於米有才之母。往來頗切。與米有才之母往來頗切者。卽不啻與米有才之往來頗切也。至米有才之母死。而米有才卽去。米有才去。而二女卽死。則此中必有一大變故。其變故如何。非予今日所能度知。然據其情節。以相測其必爲如是無疑。故至其家飲酒之少年一搜。其腕而遂至于哭叫。彼蓋深信米有才之有情於彼。故彼蓋深信米有才之有情於彼。而後肯爲之死。彼蓋深信米有才之有情於彼。而後肯爲之同死。不然。必不至於爲之死。必不至於爲之同死。

語畢。舉杯痛飲。顧謂一座曰。諸姊妹。予爲偵探。何如。又舉目謂薇園曰。予爲偵探。何如。又舉箸大嚼。意頗自得。

絳英曰。是是。姊姊偵探之才誠佳。

予亦曰。是是。然則飛保房中所失之銀飾。或卽爲二女所竊。以遺有才者。亦未可知。

慧真曰。然哉。然哉。誠如妹言。

鋤芟獨微笑曰。非是也。不類。不類。

慧真曰。何以知其不類。

鋤芟笑曰。天下恐無如是武斷疎漏之偵探。

慧真曰。何以知其武斷疎漏。

鋤芟笑曰。請聽薇姊言之。案情恐必不如是。

慧真曰。何以。

詰未畢。捷真曰。勿爭勿爭。且聽薇姊言之。

舉座曰。可。

於是薇園乃復言。於是舉座復靜聽。

薇園曰。唯吾父之所揣度。則亦如慧妹之所云也。請言其卒。

予適所舉之數端。乃祥符縣一幹捕名金富者之所探得也。以初七夜呈吾父。吾父躊躇移時。乃引金富而密語之曰。如是如是。

言畢。又從身畔出一物以示之曰。此證據尤不可少。

金富領命去。

越一日。傍晚。有才自鄉間歸。念離家已三日。母靈前更無人具一盂麥飯。爲享幽魂。不覺痛哭。蓋家惟母子二人也。乃急出囊中錢百餘。出門市酒脯歸。焚香燃燭。設食於靈前。向其母再拜。哭盡哀。

既祭。念鄰右有來助理母喪者。理當往謝。下鄉時。恩恩未能徧及。今宜往謝。然晚矣。恐亂人意。不如俟明日。

於是略食而寢。時奔走數日。又迫哀痛。疲勞已甚。甫偃臥。卽朦朧。旋熟睡。比醒。已日上三竿矣。

既醒而檢點囊中所餘錢。欲市早食供母。噫奇事。奇事。昨。置於牀頭之一小布囊。果何往。果何往。

方窘迫間。一縣差已至門。手持差票。怒目而視。有才曰。速起身。速起身。往縣裏去。往縣裏去。

有才駭極曰。我犯何罪。我犯何罪。

縣差怒曰。汝殺人。尙不知耶。

有才愈駭曰。我安得殺人。

縣差愈怒曰。汝殺人。不自知反問。我不問黑白拘之行。

斯時鄰右聞聲畢集。有才仰天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然縣差竟不顧拘之行。卽鄰右亦徒咨嗟太息於苛政之猛於虎而已。無策救之也。

有才既至縣署。問公差曰。我竟何罪。公差曰。汝欲知汝罪乎。探諸懷取一物以示有。

才。

有才視之。駭極曰。此何物。予何罪。

公差怒曰。汝觀此。尙不承罪。此何物。殺人之證物。汝何罪。殺人之罪。

有才仰天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予安所殺人。

縣差曰。少刻便知。

有才哭曰。冤哉。天乎。此何物。歟。此吾母之押髮針也。予新有喪。予以貧不足。以具棺槨。故求助於親戚。求助於親戚。故下鄉下鄉。故將予母生平所遺略貴重之物。悉攜以行。此押髮針亦其一也。且尙不止此。吾昨宵枕畔一布囊。汝之所竊。歟。汝竊我布囊。誣我殺人。天乎。有靈。夫豈佑汝。

縣差曰。然布囊實我之所竊。然殺人罪實汝之所犯。汝不承歟。

曰。不承。

縣差曰。不承亦宜。雖然。汝雖不殺斯人。斯人由汝而死。汝其未之知歟。曰。予何知。

言未畢。而官傳有才質訊。

此縣差爲誰。卽金富是也。金富奉父命往拘有才。而予父之所度。卽如慧姊之所度也。

慧眞聞此言。曰。何如。汝以爲然否。畢。曰。鋤芟。

鋤芟曰。且緩。德薇姊言。予終不信此案。之以如是而獲破。

薇園乃復言曰。方金富之奉父命往拘有才也。在是月初七之夜。金富遣人僞爲一遞信者。訪諸其近鄰。則知其往東鄉。尙未歸。知其尙未歸。且知其不一二日當歸。於是金富乃遣一人尾諸東鄉。而已乃潛伺其門首。潛伺其門首。而一無所見。蓋有才家無人。有才之母死。而有才出。故有才之門閉。而加之以鍵。蓋有才之室內有一門。與其鄰之室通。故有才鍵其門。而自其鄰之門出。

旣而金富生一計。乃自屋上入。而遍搜其室中。遍搜其室中。而一無所獲。於是金富乃大失望。然此敏腕銳心之金富。決不因此而失望。決不因此失望而退步。於是金

富。乃仍伺其門首。

仍伺其門首。而果也。初八日傍晚。有才歸。而金富實親見其置一小布囊於枕畔。而寢。而有才身畔之物。足以供偵探之竊取者。實惟此一小布囊。蓋除此小布囊外。而金富實未見其身畔更有他物。此眼光銳敏之金富。其所見必不失誤。於是金富乃竟取其小布囊以行。竟取其小布囊以行。而案中之證據物果在此。案中之證據物果何物。實惟此一押髮針。

此押髮針何足爲證據物。蓋此押髮針非他實。飛保之妻符氏之押髮針也。飛保之妻符氏之押髮針而何以在有才之小布囊中。則其爲飛保之二女所竊。以遺有才者。可知。然此押髮針何以知其爲符氏之物。蓋金富甫探得符氏之失。此三銀首飾而卽親往飛保家問之。而知其所失之三首飾。一爲銀如意。一爲銀鐲。一爲銀押髮針。而又悉知此三銀器之鏤刻文理及其店號。而又知此押髮針上蓋有三小孔。於是而此押髮針決然爲符氏所有無疑。於是而有才之罪定。於是而吾父之明察見。